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见证】

辽代茶具 尽显融合之美

□云彩凤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赤峰市巴林左旗文物工作者发现盘羊沟一处古墓葬出现了盗坑,为了防止墓葬被再次破坏,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联合组队,于2012年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盘羊沟古墓位于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大西沟村小西沟西北的山谷中,多次被盗掘,墓内凌乱不堪,墓主人骨骼残缺不全。随葬品很多,有瓷器、银器、骨器、铁器、漆器等,现存208件(套)。

此墓是一座辽代会同六年(公元943年)的贵族墓葬,墓主人是后唐德妃,史书中关于她的记载比较简略,墓中墓志丰富了史书记载,成为研究后唐、后晋与契丹关系的重要资料。

墓葬出土的随葬品银器中,有龙纹银盒、鎏金摩羯团花银洗、执壶、花口尊、葵口盏托等茶具,其中龙纹银盒与鎏金摩羯团花银洗以其繁复丰满的纹饰,彰显了唐文化与辽文化的交融之美。

龙纹银盒整体系锻造而成。盒体呈五曲连弧形,直口,浅腹,平底,圈足外撇。盒盖与身以子口扣合。盖面以连珠纹组成连弧形,内嵌龙纹,周围饰云纹。盖壁饰鸳鸯与蔓草纹。口沿处饰莲瓣纹。盒身外壁饰五朵折枝牡丹。底缘饰一周简化的莲瓣纹。口径21—21.6厘米,通高15.8厘米,重达809.5克。银盒造型别致,纹饰细腻,工艺十分精巧。通体繁缛纹饰,充满贵气却又不失浪漫,以飞腾的龙纹饰于盒顶,凸显贵族地位的显赫,同时以鸳鸯蔓草和牡丹填满腔壁,寄托浪漫的情怀,是汉文化在辽文化中的显现。

鎏金摩羯团花银洗整体系打制而成,口径35.5,底径27,高7.7厘米,重870克。敞口,斜壁下收。口沿饰一圈简化的莲花纹饰,繁缛的纹饰细密、精美。内壁繁缛折枝牡丹纹饰,内底中心为火焰宝珠纹,周围饰摩羯纹,外围雕刻一圈蔓草纹饰。在器壁与底部雕刻有精美的纹饰,这些纹饰用鎏金着重突出,既展现了当时的工艺,也表现出辽代早期的审美取向。

辽兴于朔漠,起于唐,上承隋唐茶艺,下接宋代点茶之风,辽代茶具、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唐代的饮茶习俗,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民族自身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使辽代的茶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辽代贵族阶层对饮茶尤为喜爱,并留下很多表现饮茶、备茶的壁画,如宣化辽墓中的备茶图、茶道图及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羊山辽墓中的茶道图,这些辽墓壁画完整地展现了辽代的饮茶习俗及烹茶过程,尤其是壁画中的饮茶器具都与盘羊沟辽墓出土的银质茶具具有着相同之处,从工艺和器型上都沿袭了唐代风格,而在饮茶习惯上则抛弃了一些繁冗的操作过程,更加简洁和实用,更加符合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和日常习惯。

饮茶习俗起源,兴盛于中原文化圈,北方民族接受茶饮的过程恰恰也是对中原核心文化的认可过程。

茶具作为茶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实物证据,研究茶具资料有助于还原茶文化扩散的复杂进程。茶文化作为一种隐形的文化使者,将中原汉文化与北方不同区域的文化悄无声息地融合在一起。



鎏金摩羯团花银洗。



龙纹银盒。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徐德景、徐茂国父子制作的胡笳。



胡笳是一种古老的乐器,相比于笛子、唢呐、葫芦丝等吹奏乐器,它似乎很神秘,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而今,作为胡笳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徐德景、徐茂国父子俩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制,终于把胡笳带到了大众身边。

古老乐器 声声动人



徐茂国正在制作胡笳。

胡笳,民间称潮尔、冒顿潮尔,是北方游牧民族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据史书典籍记载,秦汉时便有了最原始的胡笳,是将芦苇叶卷成双簧片形状或圆锥管形状,首端压扁为簧片,簧、管混成一体的吹奏乐器。

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也有关于胡笳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五八一)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东晋傅玄《笳赋·序》中则有:“葭叶为声”之句(“笳”字在汉代为“葭”字)。

汉末时期,蔡文姬写下的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就源于胡笳音色低沉,可细腻地表达流落塞外的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最初的胡笳,不仅仅是游牧民族休闲娱乐时的工具,它还被赋予军事功能,在双方交战中鼓舞己方士兵士气。西汉时,胡笳演奏已广泛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清代达到鼎盛,常见于宫廷王府乐队。

造型不同,胡笳吹奏出的声音也不同。汉代的胡笳管身和簧分开,芦苇制,管上开有三孔,吹出的声音粗犷悠扬;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木制管身、三孔、芦为簧的胡笳,声音粗犷低沉;唐代的胡笳多以羊骨或羊角为管、管身无孔且较短,称为哀笳;清代的胡笳,管身下部开有三个等距圆形的按音孔,形如细而长的喇叭。

现代胡笳,经过了历代演变,主要流行在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徐德景、徐茂国父子俩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研究,制作出的胡笳外形细长优美,音色柔和、圆润、深沉,听后令人心旷神怡。

家族传承 代代精进



徐德景、徐茂国父子研究胡笳制作技艺。

作为非遗传承人,徐德景、徐茂国父子俩在呼和浩特市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附近的青城驿站里进行胡笳制作技艺非遗传习,并教授弟子们学习胡笳制作和吹奏技艺。

徐家的祖上是山东人,缘何和游牧民族乐器胡笳发生了深厚的连接?

徐德景已故的父亲徐金斗是一位民间艺人,吹奏唢呐远近闻名,家中有不少吹奏类的乐器。徐德景今年76岁,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幼学习唢呐吹奏,后从部队转业后来到呼和浩特市安家,在铁路部门从事文艺工作。徐茂国今年47岁,受家庭熏陶,从小学习唢呐吹奏,擅长多种乐器吹奏技能。

徐德景说,从他记事起,就经常见父亲研究胡笳制作,制作出的胡笳分大、中、小不同尺寸,能演奏高、中、低音。“父亲一生挚爱胡笳,离世前,特意叮嘱我要排除万难,把这门技艺钻研下去。”徐德景说,2000年我退休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胡笳制作技艺的研究中。

彼时,徐茂国在北京已经有了一份和音乐相关的事业,后在父亲徐德景的要求下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和父亲一起从事胡笳制作技艺研究。

“制作胡笳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乌木,售价很贵,为了能延续胡笳制作的研究,我还买了一套房。”徐德景说。

如今,经过20多年的摸索,徐德景、徐茂国父子俩的胡笳制作技艺已经很成熟。

原始的胡笳为三孔,表现形式比较单一,而徐德景、徐茂国父子俩制作的胡笳发音孔为8个,音域扩展为两个8度,使用场景更多,更适应如今的演奏需求。他们可以与现代音律紧密结合,制作出不同调式的独奏胡笳、合奏胡笳、乐队使用的胡笳等。

积极尝试 创新发展

成为非遗传承人后,通过媒体的报道,徐德景、徐茂国父子俩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很多人慕名而来请他们制作胡笳,甚至还有专业乐团与他们接洽,想要购买他们制作的胡笳。

记者采访时,徐茂国正在为一位专业院团的演奏员制作胡笳。同时,他还要为录制全新的胡笳演奏曲《嘎达梅林》作准备。

徐茂国认为,弘扬非遗文化,要先让人了解这种文化是什么。要先通过胡笳演奏一些大众熟悉的乐曲,从而让他们了解胡笳的音色,这样才有利于它的普及。目前,他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传了自己演奏的《胡笳十八拍》《诺恩吉雅》等胡笳曲目,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

此外,徐茂国积极参加进校园的非遗传承活动。“之前因为技术不成熟,在学校的活动主要以展示为主。接下来的进校园活动,我希望能更多地开展一些现场的演奏和教学,让孩子们对胡笳演奏产生兴趣,这样才能为胡笳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做好铺垫工作。”

“我和我的父亲前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终于让胡笳走入了大众视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实现我爷爷的心愿,延续这项古老的技艺。”徐茂国说,成为非遗传承人后,感觉肩上的担子重了,传承成为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徐茂国为小学生讲授胡笳历史。

【一言】

莫把非遗当噱头

□胡智伟

这两年,借力各类短视频平台,非遗火了。非遗“出圈”是好事,但在“传承发扬”和“商业价值”之间应该把握好一个度,莫让非遗成为噱头。

不可否认,新媒体、新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正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譬如,B站上,各类与非遗有关的UP主加上定期收看的用户,累计已经超过1.5亿;据抖音官方统计,自家平台上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3726亿。多年前,大部分非遗离人们的生活很远,没有太多交集,非遗的“遗”变成了遗失的“遗”——普通人不关注、传承人不好过,有的非遗甚至面临“人走技失”的问题。幸运的是,随着信息传播载体的巨变,不少有思路、有想法的非遗传承人搭上了短视频平台这趟“快车”,将非遗与现实生活连接,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功“破圈”。

视频火了,流量多了,有人开始琢磨起流量如何实现。实际上,如果能挖掘非遗的市场价值并获得商业转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吸引更多加入非遗保护传承的行列中来,是一件好事。学习并继承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乃至经济成本,一味“曲高和寡”,最终会导致传承人为了现实生活不得不放弃。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如今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与非遗有关的视频鱼龙混杂。也有公司对一些非遗项目进行商业化包装和运作,经过批量化、工业化复制后,获得了短时间的经济利益,但这样生产出的产品能否称之为“非遗”,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甚至有人直播带货时,把非遗当成噱头,售卖一些与非遗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

电影《一代宗师》中有句台词:“火候不到,众口难调,火候过了,事情就焦。”商业化不应是非遗传承的目的,也不适合所有非遗项目。在一些非遗火出圈的当下,我们也许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传承发扬与商业价值之间的主次关系,以及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千万不要打着传承和推广非遗的旗号,实际却干着损害非遗的事。

(转自央视网)